

<<独匪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独匪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4968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4963

出版时间：2009-4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于西客

页数：32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民国三十一年，河南普遭蝗灾。  
陕州一带连年大旱，年前无雪，开春无雨，夏粮播种一升，收打一瓢。  
老百姓眼巴巴盼望老天开恩秋季获收，不想熬到七月，那蝗虫从豫东飞来遮天蔽日，所过之处禾苗无存。  
豫东要饭的灾民蜂拥西来，陕县的原野山村到处都是灾民。  
在同样遭到天灾侵袭的陕州地面上，外乡灾民和当地饥民争食野菜、草根、树皮。  
经过灾民们无数次洗劫，空旷的田野一片土黄，是黄土高原那种不见禾苗、没有绿色、没有生机、荒凉苍悲的黄土颜色。  
豫西百姓度日如年，无不苟延残喘，挣扎在死亡线上。  
政府非但没有救灾，还以战事为由增加税粮。  
庄稼绝收，饿殍遍野，赋税如虎，劫匪四起。

<<独匪>>

内容概要

女人和土匪有杀父之仇，头一次听说还有义匪，她根本不信。

男人见女人不相信有好土匪，就说：“义匪黑老五是个独匪，那家伙翻墙越院，飞檐走壁，如走平地。

那家伙一片鬼头大刀耍得水泼不进。

那家伙独来独往，没有他不敢去的地方。

那家伙专门作践高门大户，对老百姓从来都不图财害命。

那家伙死了，是因为偷陕州专员的金佛，中了人家圈套，被乱枪打死的。

他的徒弟‘墙上飞’，本事不在师傅之下，他不光能飞檐走壁，还有一手师傅没有练过的好枪法。

那家伙双手打枪，指哪打哪，真是神了！

”男人绘声绘色地说着“那家伙”，她依然充满疑问：“土匪绝对没有好人。

要不放着良民不做，咋要去当土匪？

”男人同意女人的说法，他说：“土匪肯定不是好人。

就说这两个义匪，虽然不抢老百姓财物，不绑老百姓肉票，但那两个家伙都好女人，只要他们看上的女人，不管高门大户还是平民百姓，没有他不上手的。

不过，那两个家伙祸害高门大户的女人和祸害平民百姓的女人不一样。

高门大户的女人，说祸害就祸害了，平民百姓的妻女，他们给银子……”女人听到这里不再问了。

她憎恨独匪师徒，因为女人天生对花花男人就敌视。

## 作者简介

于西客，本名徐邦虎，1957年12月生，河南省陕县张汴乡张汴村人，公务员。公开发表长篇小说《天堂地狱》等文学作品100余万字，获省级以上作品奖10余次，《中国作家》签约作家。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这是农历七月的一天夜里。

陕县头道原——张汴原上，一个破烂的地坑院窑洞里，鬼火一般的灯光伴着瘫痪男人穷饥饿噪的骂声。

女人泥胎一般坐在灯下，面对黑布包裹着的笤帚圪塔和一块树皮发呆。

半月前，她和娘从豫东一路要饭来到陕州，没想到这里也和豫东一样蝗灾严重。

山穷水尽走投无路，娘只好狠下心，把只有十六岁的她头插草标，领到陕州城“人市”上卖女活命。大灾之年，人命如草。

娘接过那个男人的一篮子榆树皮，取下插在她头上的两枚干草，哭泣着说：“苦命的玉儿，逃个活命吧……”于是，她就成了男人的女人。

第二天，男人进山剥树皮，跌下了悬崖。

命虽保住了，人却瘫痪了。

女人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。

连日来，她在剥得精光的榆树林里，觅得丁点树皮大都填充了男人的饥肠。

眼下，这块树皮等同于生命。

男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树皮，抓挠着鸡爪一般的两手。

她呆呆地看着男人。

显然，这块树皮给予男人，等于自绝后路。

一线求生的希望，是她吃下这块树皮，暂抗死神，然后再像男劫贼那样到山下去“等路”，侥幸谋得财物，维持二人生命。

此时，她正徘徊在死亡与劫贼的十字路口。

“婊子……老子要吃……要吃……”男人的眼睛闪烁着森森寒光，样子可怕。

她狠狠盯了男人一眼，抓起那块树皮，狼吞虎咽吃进了肚子。

然后，拿起笤帚圪塔，在男人极度绝望的叫骂声中上了地坑院。

女人孤独地站在洞埝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

月色如银。

偌大一个山村，却死气沉沉。

那一刻，女人特别害怕。

她在走上劫匪之路的最初一刻，曾经犹豫再三。

她那孤独无助的眼光投向远处的南山。

夜色下的南山一片朦胧，神秘莫测。

第一天夜里，骨瘦如柴的男人竟然出奇地精神。

他在她身上足足疯了二回，把没有一点房事经验的她折磨得浑身疼痛近乎半死。

事后，男人亲亲热热地告诉她这里的一切。

男人说：我这达（这里）叫张汴镇，归陕县管，陕县归陕州管。

镇里有十个村子、上万口人，这达的人都住地坑院……女人第一次见到这种在平地挖坑打窑住人的民居，她迷惑地问男人：“你这儿的人真怪气，盖房子多好，偏要在地上挖坑住人！”

” 男人说：“我这达人老几辈都这样住！”

” 女人说：“没有一点好处！”

” 男人说：“有！”

冬暖夏凉！

夏天睡觉得盖被子，冬天睡觉不用烧炕！

” 女人说：“这里有土匪没有？”

” 男人说：“有！”

” 女人说：“我老家的土匪烧房子，绑花票……” 男人惊讶地说：“你都（们）乌达（那里）也有土匪？”

## &lt;&lt;独匪&gt;&gt;

“ 女人说：“多着呢！

不光有穿便衣的，还有穿黄皮的土匪！

花票绑了给土匪当女人，肉票要银子赎，没银子土匪就撕票……我爹就是被绑票没钱赎，让土匪戳死了……” 男人看着一脸忧伤的女人说：“土匪都是些黑心烂肝！

听老辈人说，我这从光绪爷那阵儿就开始剿匪，不光没有剿灭，反倒越剿越多。

那阵儿土匪拿大刀、长矛都灭不了，现在都拿快枪，更灭不了。

不过土匪也不全都是坏家伙，也有义匪。

义匪抢劫对象都是有钱有势的高门大户，见穷人连根麦秸都不抢！

” 女人和土匪有杀父之仇，头一次听说还有义匪，她根本不信。

男人见女人不相信有好土匪，就说：“义匪黑老五是个独匪，那家伙翻墙越院，飞檐走壁，如走平地。

那家伙一片鬼头大刀耍得水泼不进。

那家伙独来独往，没有他们不敢去的地方，也没有能挡住他的地方。

那家伙专门作践高门大户，对老百姓从来都不图财害命。

那家伙死了，是因为偷陕州专员的金佛，中了人家圈套，被乱枪打死的。

他的徒弟‘墙上飞’，本事不在师傅之下，他不光会飞檐走壁，还有一手师傅没有练过的好枪法。

那家伙双手打枪，指哪打哪，真是神了！

” 男人绘声绘色地说着“那家伙”，她依然充满疑问：“土匪绝对没有十成的好人。

要不放着良民不做，咋要去当土匪？

” 男人同意女人的说法，他说：“义匪肯定不是十成的好人。

就说这两个义匪，虽然不抢老百姓财物，不绑老百姓肉票，但那两个家伙都好女人。

只要他们看上的女人，不管高门大户还是平民百姓，没有他们不上手的。

不过，那两个家伙祸害高门大户的女人和祸害平民百姓的女人不一样。

高门大户的女人，说祸害就祸害了，半民百姓的妻女，他们给银子……” 女人听到这里不再问了。

她憎恨独匪师徒，因为女人天生对花花男人就敌视。

女人成了女人以后，突然成熟了，成大人了。

男人突然瘫痪，让她猝不及防，日子更是雪上加霜。

田野里能吃的东西，早被灾民觅得精光，灾情却丝毫未减。

一时，占山为王的股匪抢劫绑票，为害家底殷实的大户人家。

一些庄稼汉为了活命，白天在山林里觅食，晚上便黑布蒙面手执凶器去“等路”，谋取单身过客或弱势路人的财物。

“等路”匪不绑票，只图财，不害命。

女人的男人是个“等路”匪。

他不但晚上作案，大白天也出手。

瘫痪以后，男人吃光女人觅来的丁点树皮，气急败坏地催促女人去“

等路”。

他鼓励女人不要害怕。

他说，凡过客大都是些胆小鬼，只要是在黑地，你在过客身后喊一声“站住”，过客没有不浑身打战的。

女人说，她是个连杀鸡都不敢看的弱女子，让她去干这种事情，还不如让匪人绑了花票。

男人为女人的不听话而恼怒，他骂女人是饿死鬼、是卖×精……然后又鼓励她大胆地去不要害怕。

他叫女人穿上他等路时穿的黑衣黑裤，拿上他精心制作的酷似手枪的笞帚圪塔上路。

女人为了生存别无选择。

尽管她对男人那副贪婪的嘴脸十分厌恶，可他毕竟是她的男人。

她认命了。

她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，饥饿将她别无选择地推上了匪首。

## &lt;&lt;独匪&gt;&gt;

女人穿上男人的一身等路行头，用一块黑布蒙了脸面，壮着胆子向村外走去。她没有下原入川去二十里外通往西安的官道上等路，而是去了离村二里远的一条沟坡路。她没有力气走那二十里路程。白天她曾在沟坡找树皮，亲眼看见稀稀拉拉的过客走在小路上，亲眼看见零零星星的大户人家骑马坐轿到关爷庙里求神。

关爷庙坐落村北坡塬。女人走到这里，灵机一动，径直走进了关爷庙。大灾之年，关爷庙业已破败。原有的几个庙院和尚，被三道原土匪几次洗劫之后，早就逃之夭夭，留下一座空庙和几尊泥塑供善男信女朝拜。女人走进庙院，月光透过古树的枝叶缝隙，斑斑驳驳地洒在庙院，仿佛冥冥之中一尊尊神明在窥视着女人。

女人感到恐惧和胆怯。但她相信万民供奉的关老爷会给她以庇佑。女人走进大殿，摸黑跪倒在关爷塑像面前，口里念念有词地说：“民女杨彩玉为了活命，今夜外出等路，祈求大仁大义的关老爷宽恕民女罪过！祈求万民供奉的关老爷庇佑民女！要是今夜民女获取了财物，来日定给关老爷重塑金身，烧三炉高香，放万头鞭炮……”

女人猛然听到一声马叫。她立马蹿到关爷像后边，又惊又喜地窥探着大殿外边。她喜的是刚敬罢关老爷，就有了生意。惊的是，头一回为匪胆怯心虚。

片刻，一段蒲剧唱腔由远及近流入女人的耳鼓。豫东人好闹豫戏，大人、娃爱看戏。女人从小是个戏迷，对许多戏里的精彩唱段她能字正腔圆地唱几板。女人对蒲剧耳生，但她听得懂男人唱的戏词是《杨八姐游春》：离朝直奔天波府，我与宋王去提亲。

行走之间暗埋怨，埋怨声天波府里老太君，你哪里知道游春给你杨门添下了祸根。宋王爷游春看中了杨八姐，金殿要封这媒人，刘文晋本想把功献，宋王爷错把奸臣当功臣……突然，马蹄声没了，男人也不唱了。庙院外边悉悉率率一阵响声，好像是那人在拴马。片刻，一个看不清脸面、手里掂着一坨塔东西的男人进了庙院直奔大殿。诚恐诚惶的女人，仿佛看到白花花的银子就在眼前，她使劲攥了攥手里的笤帚坨塔。

那男子进了大殿，划着洋火，点上供桌上的蜡烛，庙里便有了光亮。女人轻撩神帐，透过缝隙，大气也不敢出地盯着男人。只见那人黑衣黑裤，脸庞朦胧，看不清俊丑分不出年龄。女人稍稍放下心来，因为那人没有蒙面。她排除了最为害怕的顾虑：这人不是土匪。男人说，凡是土匪，作案时都要用黑布蒙面，这是规矩。男人一再叮咛她，遇上蒙面人，千万不敢惹。

男人上了几根香，几缕青烟在神像前缭绕。男人从地上拿起一坨塔东西放到神案上。呀！女人看见了一只烧鸡！在这种连树皮都没的吃的年月，在一个饿得半死不活的女人面前，居然放着一只烧鸡，那是一种怎样的诱惑？女人惊喜地大张着嘴巴。

## &lt;&lt;独匪&gt;&gt;

她竭力控制住情绪，已经没有打劫男人的冒险想法，一心巴望男人赶快离开，她太想吃那份诱人的供品了。

男人对神像后面隐藏的女人丝毫没有察觉。

他跪倒脚地叩了三个响头，有板有眼地唱着《参神曲》：进得庙来用目观，关老爷爷在上边。

关老爷爷上边坐，地下香火层层燃。

关老爷爷是神明，神明与神明各不同。

别处神明爱香火，此处神明肯显灵。

关老爷你睁眼看，小的跪倒你面前。

三炷高香通神仙，烧鸡一只表心愿。

关老爷你是神明，爱香火也爱显灵。

今日我给你敬烧鸡，过年我给你唱大戏。

小的没有别的求，只求关老爷多庇佑。

白日佑我有酒肉，夜夜黑地有奶头……男人从地上爬起来，向关老爷作了三个揖，哼哼叽叽地出了大殿。

男人前脚走，女人后脚出，一把抓起神案上的烧鸡啃咬着。

她贪婪地吞噬着肉食，一点也没有想到还会发生什么意外。

“股杆子独杆子，好汉是哪一路杆子？”

南山杆河边杆，是英雄报上字号！

”猛然，女人身后响起男人的声音。

女人听不懂匪话，本能地抓起笞帚圪塔，从地上弹起来对准男人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不准动……动……动我……打死你……”女人看见男人手里有一把手枪，她害怕得浑身颤抖如筛糠。

男人看着女人哈哈笑道：“我当是哪路好汉，原来是个生瓜蛋子，连行话都不会说！”

别拿笞帚圪塔蒙人！

老子走南闯北，岂能让一只母鸡啄了眼睛！

”男人用枪顶住女人的脑袋。

女人扔掉假枪，跪地求饶：“好汉饶命……好汉饶命……念我家有瘫痪男人要照顾，我死他必定难活，好汉饶命……”男人用枪管支起女人的下巴看看，又端起神案上的蜡台，照着女人的脸看了又看，惊喜地说：“不错，不错……是不错！”

”女人说：“……我给好汉磕头了……”男人嘿嘿笑道：“大哥我是软心肠，见了漂亮女人，该下手也下不去手！”

你的命是保住了，东西是要奉献了……嘿嘿……”……

## &lt;&lt;独匪&gt;&gt;

## 编辑推荐

民国三十一年，豫西遭遇旱灾蝗害，土匪四起，民不聊生。  
少女杨彩玉为逃活命，嫁与劫匪为妻。  
为夫所逼，乱世弱女操起男人的“等路”行头黑夜劫道。  
岂料第一次走上匪途，就遇到武艺高强的义匪“独匪”。  
独匪恋杨天生丽质，逼其做他三天女人，竟然心生恋情，爱至甚深。  
独匪守信，送杨两根金条归家谋生。  
不想，杨由金条惹出杀身之祸。  
保安团史班副审讯杨时见色起意，强暴未遂，反被误杀。  
保安团以杨为诱饵，欲擒独匪。  
独匪纠集云飞子、麻子张杆匪夜袭张汴村，营救杨彩玉，陷入保安团埋伏，几近全军覆没。  
独匪冒着枪弹，潜入李家大院，舍命救杨。  
保长李仁厚甘做人质，救了云、麻残匪，化解了张汴村与土匪的世代恩怨。  
痴男怨女、乱世情缘、天灾匪患、党派之争、环环相扣、疑窦丛生。  
《独匪》以独匪和杨彩玉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，将兵匪、兵民、匪民、家族、官府及政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现的犬牙交错、高潮迭起，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长篇力作。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